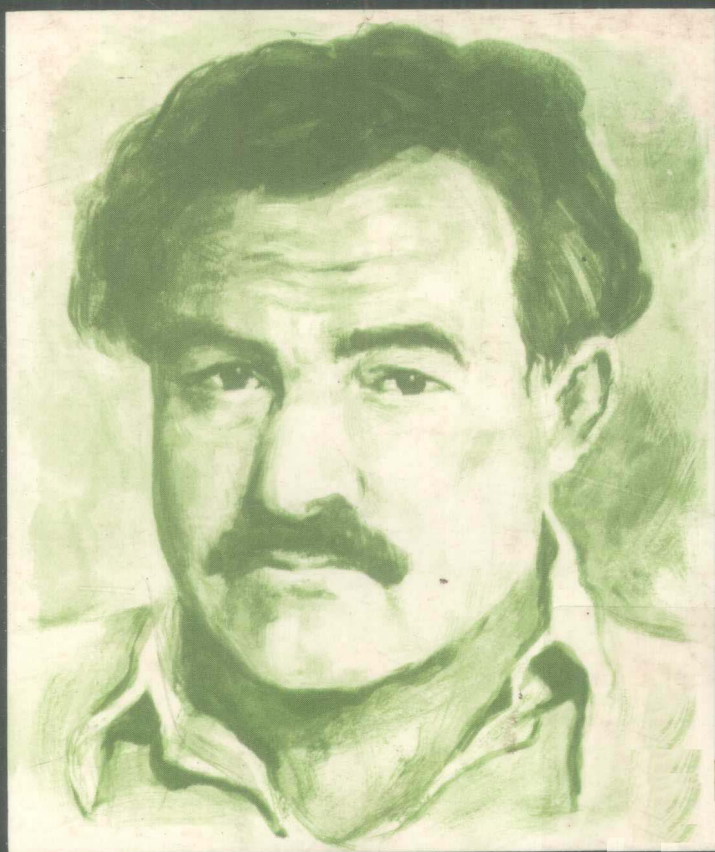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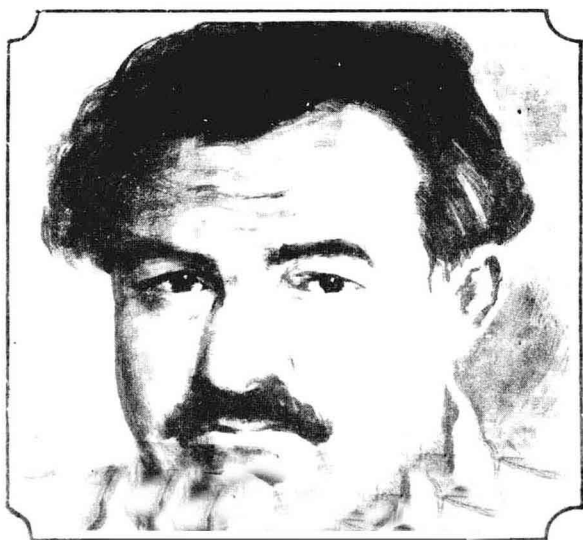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文學全集 22

老人與海

海明威 著

宋碧雲 譯





老人與海

——遠景精選版——

老人與海

世界文學全集 F ②②

著者	海明威
譯者	宋碧雲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 郵撥：1 0 2 2 2 1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-2 號 電話：7 1 1 — 7 8 7 1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125 號 電話：7 5 2 — 5 5 9 4
新加坡總代理	南洋商報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 307 號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 24 — 9 號
定價	新台幣 40 元 港幣 7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68 年 3 月
再版	中華民國 71 年 9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世界文學全集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• 遠景 •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「人」的宗教哲學

——海明威作品的主題與內涵之探討

近些年來，批評家已漸次疑惑，而認為：爲得到海明威小說藝術的全盤概念，研讀他的作品時，從象徵觀點上與從故事的層次上，都同樣是必要的。由於「老人與海」的出版，這個疑惑首度有了澄清，繼而肯定。這一肯定，要求大部份海明威的作品均須同時由兩方面來研讀；而故事的細節以及它表現的方法，在可能強調的範圍內，類似的閱讀或者是解釋，都全然和他作品的佈局相同。

「老人與海」是個很好的海明威式的故事。它的敘述迅速而流暢；故事的衝突，安排在一個人與他幾乎全無所知的力量之間的掙扎，他必須不斷的與之對抗，儘管他知道結果終會被擊敗。擊敗是唯一明顯的，然而如「不敗者」一樣，整個故事愈來愈強烈的，並非是勝利或是失敗這件事，而是掙扎的本身。此外，當再論斷流露於海明威作品中的哲學價值時，「老人與海」是建築在那偉大的抽象概念——愛情、真誠、忠貞以及榮譽與人性——而且他正確的運用了這些美善，並無可避免的

給予他們的擁有者精神上的滿足。

基督教的象徵貫穿了整個故事，而與海明威所要表現的寓意緊緊地交織在一起。這些象徵是這麼明顯，因而不須在此列表。老人是個漁夫，他同時也是個教師，他不只是教導那個孩子如何釣魚——也就是說，如何營生——更教他如何得使行爲完善，給他生命所須的驕傲與人性的尊嚴。在那條大魚與那些鯊魚給他的磨難中，他的手劇裂的痛著，他的背被粗繩鞭撻著，他眼花撩亂，頭部漲痛，他的胸被壓縮，甚而他嘔吐著血了。他在下午釣到那條魚，而在第三天的下午才把魚叉投射到它的心臟、殺了它。當他看到第二與第三羣鯊魚來攻擊時，老人大聲呼道：「唉，」海明威評說：「這個字是無法解釋的，如果一個人覺得有個鐵釘從他手掌穿過去，釘到木頭上，他或者會不由自主地發出這聲音。」在靠岸時，老人揹著他的桅杆往上爬，從海裡走向他的小屋；他在上坡的路上，被迫歇息了好幾回，而當他到達小屋時，他躺在床上，「把他的手臂筆直地伸出去，手心朝上。」

基督的象徵在此相當鮮明，從人到魚——「魚」從基督紀元開始即是基督的象徵，甚至在基督紀元前，它就是一個相當的宗教象徵——再從魚回復到人，貫穿整個故事。以一個犧牲者被犧牲的情狀爲例子（這點我將在本文的稍後討論），這一

明顯的參差、混淆，不僅是海明威的哲學，同時也是正式的基督教義——假如三位一體的教義被接受的話。再者，這個現象本身與天主教徒彌撒的犧牲形式一致，在牧師與基督的結合上，扮演那轉化的剎那。

依循基督的象徵，更視其重要性而強調它，這是個相當繁雜的命理學。它不僅被形式化——尤其不僅止於基督信仰的命理學的形式化——而且被小心的向前推展著。

三、七和四十都是新舊約上的基數，而且在一般宗教上也是如此，海明威深思遠慮的運用了這些數字。當故事開始時，老人已單獨釣魚四十四天，而每天都一無所獲，在這之前，他早和那個男孩在一起釣了四十天了。老人與那條大魚的爭鬥持續了三天三夜。那條魚在第七次的攻擊後，才告歇停。七條鯊魚被殺；儘管基督在十字架前仆倒三次，而老人須得在他的桅杆的重荷下休息七次，這些數字本身皆同等的重要，且有一種連貫性。

但是，前面已經提過：「老人與海」可同時從象徵的觀點以及故事的層次上閱讀，因而產生一個新的問題。這個問題來自於象徵本質的層次，以及攪亂這兩個同時存在作品中的層次的覺察。我想這個問題，最好能用另外兩個問句來表示，即是

，一個讀者在看完「老人與海」而放下書本時，他必須自問：這故書是否一開始就呈現了基督教的寓言？引用肯特維爾團長（Colonel Cantwell）的一句話，這個倔強的老頭是否決定「如一個基督教徒一樣的行進」？假如這兩個問句都不能以無條件的肯定回答——我想也不可能——那麼再接下去的問題即是：這本書究竟是何份量？

答案假設是閱讀「老人與海」的第三個準則。而作為作者對它以前作品的寓意註釋；「老人與海」的宗教寓意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並不是特殊的，而且海明威最後的決定步驟，是在提昇，那或可稱之為勇氣的哲學，使其達到一個宗教的水準。

為澄清以上的結論，並且為回答有關海明威的基督教信仰問題，包括「老人與海」在內的所有作品，均須分由兩個觀點來考慮。

首先，是海明威，他對於人當為一個人的信念，以及人與這個世界事物的關係，幾乎是獨占的。這是另外一個世界，上帝從不會在海明威的主角的思想、計劃或情感上佇足。上帝是存在的——大部份的人都願意承認祂的存在，或者最糟糕的，也不願否認祂的存在——但是，並不是一個內涵的存在，甚至也不是善惡所能涵蓋的。

有時，在危難的當兒，海明威的英雄曾禱告上帝，但是，他從來不倚賴祂的救援，實際上也不期望祂的協助。因此，我們看到傑克·巴納斯在潘波勒納（Pan-plona）的大教堂裡，於他面臨大劫難的前夕，爲他所能想到的每一個人禱告，爲鬪牛以及釣魚祈福；而當他逐漸知道他自己正低著頭，跪在地上時，他：

覺得有點可恥，而且後悔我是如此腐朽的一個天主教徒，但是我知道我一點辦法都沒有，過一陣子後，或者也許永遠都不會了，然而不管怎麼說，它是一個偉大的宗教，而且我只願我感覺到宗教的情操，或許，下一次我就能做得到了……。（引自「旭日又東昇」）

再者，我們也同樣看到老人，他在二十四小時紀念性的掙扎過後，機械似地禱告上帝的協助，自言自語的思忖道：「我並不是虔誠信教的」，以及「萬福瑪利亞比我們的天父更容易呼喚」。而在四十五個小時之後，他說：

「既然我用這麼高明的手法抓到牠，上帝幫助我苦撐下去吧，我會唸一百遍『天父』和一百遍『福哉瑪利亞』。不過現在我不能唸。」

就當做唸過好了，他想，我待會兒再唸。（遠景版「老人與海」第62頁）

但當掙扎結束，他那充滿嘲諷意味的「勝利」澄清時，他自問是什麼東西擊垮了他，跟著自答道：「沒什麼，……我出海太遠了。」

在面臨危難時，太倚靠禱告，或者期望任何永恒的救援，都不是海明威所推崇的。在「午後之死」裡，當他要描述那個沒有男子氣概的「膽小鬪牛者」，即將行動時，海明威安排他在教堂裡：

他穿着鬪牛的衣服，汗流浹背，在鬪牛賽前禱告：但願使那隻牛受難，或者，叫牠坦然的攻擊而且乖順著鬪牛紅巾，喔！聖母瑪利亞，請以祢的萬能給我一隻將會受難的牛，聖母瑪利亞，我將在馬德里，無風的今天，與牠對抗；請容許這些禱告，祈求幸運……（引自「午後之死」）

對於海明威的英雄來說，一個人必須孤獨自處，才能確定他的勇氣，而且也只有在面對無可克服的困境時，他的勇氣才能完全的肯定他的存在。老人必須忍受與鯊魚間無意義的掙扎；在「不敗者」裡，梅寧爾（manuel），儘管他的手肘已受傷而且嚴重的淤血，他必須再鬪牛六次，而且最後必得接受牛角穿刺。傑克仍必須盡其可能，繼續「美好」「真實」和「誠懇」的活下去，儘管他遭受的挫折幾乎擊潰了他。因而，每一個人必須單獨面對困境掙扎，無所援助，也只有如此孤立的個

體，才能斷言他們的勇氣。

很明顯的，他們必須無視於來世的非難，單獨的走下去。至於有罪惡，傑克必定與老人的說法相同：「不要去想罪惡。現在早已來不及了，想也沒用。而且有些人是專門吃這一行飯的。讓他們去想吧。」而對於這樣的話，梅寧爾 (manuel) 想必會點頭同意。

然而，儘管在肯定勇氣時，很明顯的回拒了來世的基督信仰，海明威仍沿用了一套嚴厲的規則，用之於生活以及剛毅勇氣獲得的過程。（這一套規則在任何一個宗教裏皆可找到的）這套規則，在它們應用的細節過程裏，形成本文所討論的，探索海明威作品的第二觀點。

這套規則建築在前面所提過的偉大抽象概念裏。它們在應用的過程上，是步步為營的，以致於過程的本身也可看做是一個規則——或者，更好的說法是，規則與過程都不能單獨存在。海明威的剛毅（勇氣）哲學是一種行動的哲學；一個人，當他行為篤實時，他是篤實的；當他行為卑下時，他是卑賤的；當他在愛人或是被愛時，他是有愛心的。因而，一如他清楚的認同那些抽象概念的偉大一樣，海明威清楚的認同了這些規則，並首先把自己投注在表現的過程上。這表現過程突出而細緻

，它極端注重瑣事的鋪敘。假如這些要點中，沒有任何一部份被忽略或棄除的話，那麼，其結果對規則本身來說，幾乎是一種完全滿意的經驗。

這個過程與形態的表現——實際上所謂的過程，就是包含於此——在海明威的文章裏，最爲清澈的，是那有關鬪牛的描寫。「午後之死」注重在幾個不同的鬪牛者，他們對於勇氣（剛毅）的再評價，基本上他們的能力與所謂的「規則」同在，而且更著重於一個表現形式的描寫。藉此以證明它們的存在，並經由正確的方針，與觀察者溝通。戰爭、有代價的競技、釣魚、打獵、和做愛是另一種形式的表徵，藉此，海明威的人之「宗教」哲學才被信服。但是鬪牛是其中最偉大的一項，因爲除了佔有外，對方也在做同樣的爭戰，它的過程是猛烈的，與那偉大的抽象概念息息相關，而且它的結果總是死亡。假設有一個宗教犧牲的雕像，人們可藉此與宇宙和諧共處，能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得到相同的滿足，能補償他過去的失落或缺憾，能同樣的在很多方面澄清他或提昇他，那麼在任何犧牲的宗教裏，他都可以如此。海明威的人道信仰與正式的宗教，其間的不同是簡明而深刻的——即是前者的界限不超過現世，而在後者，以基督教爲例子，其基本的界限完全是來世的。

鬪牛士給人的感覺如一個牧師，爲旁觀者和他自己履行犧牲，同時給予兩者「

生命與死亡、無常與永恒的感情」(海明威曾在「午後之死」裏敘述過)，而一如天主教士執行那神聖的職責一樣，鬪牛士把自己的生命擺於危難的當前。犧牲者投注而變成被犧牲者，這個特異的現象是用來闡明海明威的作品系列的，然而，第一眼看到這個現象的，常混淆不清。當他步入圓形競技場時，鬪牛士已認同了死亡的可能與內涵，而且他必須勇敢地面對它。他必須以鄭重的一擊，乾淨地完成他的行動，以便保全他的榮譽與牛的尊貴。假如他有所憐憫或害怕，他的動作將會表現出來，而使旁觀者分心，從集中精神在觀看時，轉而注視這個人，結果也將得不到滿意。

無論從殺人或是被殺的觀點出發，都必須對死亡有一種認同；甚而比認同更實際的是：必須接受。認同死亡的不可避免，更要認同死後生命的不可測知，這是一個理智的鬪牛士所必須具備的特質。他手臂所能伸展的，並不遠於那些偉大概念的本身，僅表現出他是如何聽到那些偉大的概念以及如何連繫他們的。他必須了解：最重要的，不是一個人的死亡，而是他如何死。同樣的，如何殺比殺害一事更為重要。

如此一來，在處理鬪牛的事件上，不僅是對海明威全部作品第二觀點的澄清，

更使大部份的觀點明白昭彰。抽象的概念、規則、表現的形態以及犧牲，佔滿了「老人與海」的細節，一如它們也佔滿了「不敗者」和「旭日又東昇」的細節一樣。我們可極其小心、謹慎的看到，老人如何扮演一名漁夫的功能，以及他如何的爲希望而掙扎的準備。

天還沒大亮，他把魚餌放下去，隨波逐流。有一份釣餌垂下四十呎。第二份垂下七十五呎，第三份和第四份沉入藍色的海水中，深達一百呎和一百二十五呎。每一份釣餌都筆直垂着，鈎柄插在粗魚的餌裏，繫牢縫好，鈎子突出的部分，彎曲和尖端，全部蓋滿新鮮的沙丁魚。每條沙丁魚由雙眼鈎住，在突出的銅器上形成半個花園。鈎子上凡是大魚碰得到的地方，都是香甜可口的。……每根釣繩和大鉛筆一般粗，圈在一根去汁的青鈎桿上，魚餌一拉或一碰，鈎桿就往下傾，每條釣繩各有兩個四十呎的線圈，可以和其它多餘的線圈繫在一起，所以必要的時候，一條魚拖出三百多呎的釣繩也不妨事。（遠景版「老人與海」，第19頁）

我們看到他如何用鈎釣魚，如何繫緊釣繩，焦慮的等待魚的轉動，吞吃魚餌，然後，再等到它完全吃進了魚餌，再起而攻擊它，老人「用盡手臂的力量，把身體的重量也倚在上面」，有三次，放足了釣繩；跟着把釣繩交纏在他的背和肩上，這樣一來，當魚在掙扎時，就多了一份依恃，而且釣繩也不會因此而斷裂。在下面的

敘述中，令人回想到鬪牛，並可以看到，殺害是怎麼造成的……

老頭子放下釣繩，用腳踩住，儘可能高舉魚叉，使出全身的力量和臨時喚來的特殊蠻力，把魚叉刺進大魚側面大胸鰭後方，胸鰭高舉在空中，有一個人的胸部那麼高。他覺得鐵叉刺進去了，他靠在上面，再往下猛刺然後把全身的重量往下壓。（遠景版「老人與海」第67頁）

對犧牲者與被犧牲者而言，死亡的內涵是一樣的。而當掙扎的高潮時，老人想着：「魚，你來，你弄死我吧，不管誰弄死誰，在我都是一樣。」他完全不顧於死亡的存在。

我認為，也就是這一點，因而早先在本文提過的問題，便有了解答。海明威曾決定「如一個基督徒一樣的行進」嗎？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；除了基督的象徵外，「老人與海」的種種跡象指出，海明威和他在寫「旭日又東昇」時一樣，都不是一個基督徒。但是，基督的象徵的確呈現在這本書裏，而且，的確使這本書成爲一個基督教式的寓言。然而，這些都僅在於一個比較膚淺的層次。提到海明威作品的兩個觀點，以「老人與海」爲例，也是就到目前爲止，我在本文中所討論的主題，在此，「宗教」的寓意切實地構成了閱讀「老人與海」的第三個層次。——一如這本

書整個架構所穿插的隱喻一般。

我上面已經說過，海明威同三十年前一樣，決不是一個基督徒；也就是我在本文中，意欲指出的，三十年前，他不是一個宗教信仰者，三十年後的現在，他仍然不是。我列舉過的種種跡象，再加上哲學或倫理——此兩者常被用來作為討論海明威世界的觀點——這也就是我所稱呼的「人道宗教」。海明威並不因為寫就「老人與海」，而轉化信仰。他一直是有「宗教」的虔誠的，儘管他的「宗教」另有組織，不是世俗上正統的宗教。他讚揚「人道宗教」，他一直是稱頌它的，只不過在「老人與海」裏，比以前其他作品，讚揚得更用心，更叫人信服罷了。它是讚頌的尾聲。也就是這樣的一本書，使其在一方面以寓言的方式，把哲學提昇成一種「宗教」；更在另外一方面，透過這部作品寓言式的架構，使我們最後能從「宗教」的觀點來讀他的全部作品。